

二知軒文存卷四

定遠方濬頤子箴

書王覽傳後

琅邪王氏以孝友與其宗休徵之事繼母恭謹純至固爲人所難能而元通之友愛其兄維持調護出於天性遇事隄防直欲代兄一死卒之以至誠感格其親化虐爲慈一門雍睦夫亦何可多得哉顧阿兄年垂耳順呂刺史始檄爲別駕固辭不受而弟則勸之爲具車牛兄乃應召雖異母昆弟而休戚相關較之同胞者彌爲肫摯故兄所佩呂刺史之刀轉以

授弟遂爲江左望族弟之待兄與兄之報弟兩盡其道均之有厚而無薄也世風不古骨肉參商家庭之間有如陌路兄不成其爲兄弟不成其爲弟者往往弗在貧賤而在富貴弗在草野而在詩禮嗟嗟其涼薄之行忍殘之風果賦於天耶抑爲習俗所移耶剝削本根而欲枝葉蕃茂能乎否乎吾竊願天下之事母者皆法休徵而事兄者皆法元通也

書周處傳後

孝侯能除三害砥節勵行化縱情肆欲之人爲義烈忠信之士力足以殲南山虎長橋蛟而已則復從事於學佩士龍朝

聞夕改之訓勇於自修使鄉里稱慶千古奇男子罕有其匹也奈何仕吳入洛致來王渾之譏雖曰亡國之感豈惟一人亦強辭耳此孝侯一生失節處正不必爲之諱也入洛以後守新平則撫和戎狄叛羌歸附轉廣漢則滯訟三十年不決者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則守辭大不辭小之義乃先之楚教化風俗掩骼埋胔然後就徵迫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臺糾劾不避寵戚故與梁王彤有隙而朝臣亦惡其強直薦使西征孫秀勸其以老母辭而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若父母

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夫孝侯明知形之不平必當陷己願自以人臣盡節志不生還形果促令速進絕其後繼讀所賦二十字生氣凜然以身殉國良可悲已在吳不得為忠在晉又以忠廢孝孝侯之弗害人而反自害吾終惜其聞道未深也

書桓沖傳後

賈德郎盡忠王室高出元子之上亦是江表偉人始督七郡軍事繼遷三郡太守以破姚襄虜周城功晉號賜爵尋鎮江州尙能識羊主於堂邊厚報之自呼賈德郎富貴不忘貧賤

時事固內史之令子也在江州凡十三年代元子領揚荆豫
軍事辭還賻物疏報死罪一改其兄之所爲或勸誅除時望
專執權衡則皆不從又以揚州讓謝安桓氏之黨以爲非計
獨處之澹然不以爲恨而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此其度量過
人遠矣先改徐州繼遷姑孰復到江陵疏請移鎮上明會苻
堅遣將分寇樊鄧魯陽南鄉魏興而朱序被禽劉萇畏懦不
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因遣張元之爲諮謀
於是有筑陽武當之捷而鄧城新野復爲寇擾旣憚堅眾又
以疾疫還鎮輒舉兄子石民督荆江十郡軍事請以王薈補

江州刺史薈以兄喪辭而謝安更以謝翰代之聞之而怒以爲翰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許之得母鄰於專擅乎尋有平閩震功次子謙封宜陽侯而焚河北之田拔六百餘戶降魏興上庸兩太守擊走新城太守三郡皆平差足以贖前愆謂江東力弱止可固守封疆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旣而苻堅盡國內侵深以根本爲慮遣精銳三千入援而安卻之別遣兄子元及桓伊等諸軍顧以爲不經事少年將憂左衽亡何淝水之戰大勦克舉又知朱序得還慙恥交集病遂不起則其智又出安石下也然而

儉素之性謙虛之德臨終獨與安石書以妙靈靈寶寄託不終爲恨言不及私夫亦可謂能持大體也已

書劉穆之傳後

賣履爲業之劉寄奴與壞布裳爲袴之劉道和貧賤時初不相識而道和先有汎海遇風白龍挾船之夢可見凡事皆由前定天也非人也故何無忌一薦卽馳召之軍吏之選慨然自任趨石頭入建康誅亂賊迂乘輿倉卒立定諸大處分竭節盡誠無所遺隱蓋道和之才略已露一斑矣際晉網寬弛之後家族陵縱之時一則政令違舛一則科條煩密道和能

力矯元顯桓元之弊而歸於正斟酌變通旬日之間風俗頓
改遷擢不次遂躋五等之封登山者其兆於斯乎二議之諮
僞如廁密疏畫策教令入朝勿授權於他人陰謀祕計豈劉
毅等所能測耶自是留居幕中信仗罔間大小必白耳目周
知爲感恩義彌布忠悃且以書拙教作大字凡所薦達不納
不止自云不舉不善洵不亞於苟令君也一日百函詞翰敏
捷在道和猶其餘事耳洎乎爲丹陽尹則曰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必踐危機見地可謂明澈迨遷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
旅決斷如流五官並用又以其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

墳籍政事學問兼擅其美雖食前方丈不免過奢然必白之於帝曰此外無一毫負公吁若道和者才全德備南朝斷推巨擘故武帝受禪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君臣相契一至於此道和果不死則宋之初政不大有可觀哉

書蘇威傳後

人有前後異轍守節不終而富貴壽考顯榮於世者天胡待之獨厚也吾於蘇無畏不能無惑焉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見其妻父宇文護專權則逃入山雖不獲免然每

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凡屢遷官並辭疾不拜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居然抱道自重不苟仕進合綽可謂有子已乃聞徵忽出陳讓不許則遂安之猶得曰士爲知己者用也觀其勸文帝修德不在恃險減賦役以成父之志見宮中銀鉤因以節儉上諷怒一人將殺之入閣進諫不納不止尋兼領五職有以安繁戀劇謗之者而帝謂斟酌古今助我宣化楊素非威之匹至儼以商山四皓無畏之見重於人主非其才有以我之耶修政刑定律令天下稱平所能至巨迨巡撫江南使民誦五教顧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遂有啗肉抽腸之變

無畏不得爲無過也公子議樂朋黨招尤罔冒爲官曲道滋
毀免官幸矣旋命通籍而曰德行但爲人誤不解文帝之何
以相賞一至於斯也無何祠太山又以不敬免俄而復位且
以人言家累金玉爲詐而指其狼戾求名之大病知臣固莫
若君哉故其後不理職事亦第詰責而已煬帝嗣位則能諫
止長城之役嗣以高賀之誅相連罷斥未幾又與五貴並肩
佯以年老乞骸骨豈真求退歟安撫關中一門三世皆持使
節三輔榮之褒以溫仁勁直其信然耶雁門之幸勸勿輕騎
太原之幸則勸還京身隱殿柱不願詭對天中令節獨獻尙

書爲相時亦頗能得大體而以請赦羣盜討高麗觸怒於帝
臺官劾之從此除名至有告其與突厥陰圖不軌者雖莫須
有事然一賀字文化及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越王侗復
歸王世充與時消息以求容免不惟忘周兼亦忘隋太宗平
王世充尙鯁頗請謁於東都遣人數之更請見高祖於長安
朝堂吁患得患失至老不休後惟歷仕五朝之長樂老堪與
匹偶耳而史旣稱其清儉廉慎復議其惡人異己章程煩碎
非簡久之法斬賞匿盜卒以召亂而吾則謂不忠無恥固其
尤也

書賀若弼傳後

有文武才幹而以三太猛不能保全名位在周爲襄邑縣公
在隋復爲吳州總管取陳十策辱賜寶刀酌酒呪江誓葬魚
腹北掖門之入後於韓擒虎叔寶爲其所得遂至相詢挺刃
復爭功上前先是晉王謂先期違軍命以弼屬吏上則驛召
迎勞命登御坐獎爲上勛封國於宋賞賚優渥亦足以酬其
勞已嗣上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揚我名我不求名
公宜自載家傳蓋輔伯矜功之心固太過也尋晉爵右武侯
大將軍兄弟皆爲郡公寵榮極矣然自以爲功出朝臣右每

以宰相自許不得則形於言色由是免官而怨望愈甚遂至
下獄以高潁爲故人楊素爲妻舅謂二人惟堪噉飯乃以功
求活何如緘默不言耶旣不復任使然宴賜遇之甚厚復以
詩寄憤亦姑容之圖廣陵求荊州將有亂萌皆爲道破文帝
始終待以不死乃忘烏盡弓藏之喻不知全身以退迄於煬
帝繼統尤被疏忌可以休矣顧榆林之巡輒復私議得失爲
人所告竟罹於法嗚呼輔伯能平江南成父志差可以爲合
子然獨不念引錐刺舌誠其慎口而反以言賈禍焉夫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者古今來有幾人哉

書李靖傳後

史以臨機果料敵明稱衛公而不信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兵以心勝振古如茲也恥作章句儒而欲奮功名取富貴未遇時已自不凡可語孫吳舅氏逢其直殿此才王佐令公爲之拊牀馬邑丞忠於隋故不得不有自囚傳送之事追神堯御宇臨刑敢呼而秦王亦爲之請初唐名將半擢於罪亡之餘衛公尤其佼佼也初從平王世充卽有功繼以峽州逗留又將寘重典幸許都督爲之請免而奏捷於夔州破屯設伏蠻酋投首以八百兵俘五千人於是帝謂左右曰使功不

如使過而降旣往不咎之手敕衛公斯時能無感激而效馳
驅耶因陳圖蕭銑十策軍政一以委之八月江漲銑旣不設
備而諸將亦請江平乃進則謂兵機神速震霆不及塞耳遂
叩夷陵孝恭欲擊清江之屯則謂宜駐南岸待其氣衰孝恭
不聽以致大挫而衛公則視賊舟亂縱兵破之徑趨江陵一
戰而銑受撫或思籍拒戰者家貲賞軍獨以荆郢新定宜示
寬大竟止不籍而江漢列城聞風爭下厥功偉已乃度嶺分
道招慰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南方悉定復巡之以兵
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歡服是衛公不

惟能治軍兼能治民也輔公廼之叛亦受方略副孝恭請將
議直取丹陽則謂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上挑攻當塗之策孝
恭聽之水陸並進所向皆利而衛公將輕兵至丹陽江南復
平帝以韓白衛霍襲之豈虛譽哉突厥之寇諸將多敗獨能
完軍嗣以勁騎三千走頡利可汗因請舉國內附朝廷方遣
使尉撫乃仿韓信破齊故事督兵疾進斬俘無算頡利成禽
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蕭瑀願効其持軍無律召讓之絕無
所辨第頓首謝太宗旋悟每參議恟恟似不能言以沈厚稱
是衛公不惟有將略且有相度也旣乞病就第復有吐谷渾

之役決策深入下之而高饒生軍以後期被責因誣告謀反
衛公則闔門自守賓客親戚謝遣事卒得白伐遼之舉亦請
從閔其病不許彌留之日太宗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而
高祖太宗所賜詔書珍物至其五代孫尙守之勿替權德輿
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吾亦云然

書李勣傳後

英公遠不如衛公以富家兒年十七卽往從盜其不學可知
旣從翟讓復說讓推李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因飢襲黎
陽得兵二十萬爲地道出關敗宇文化及密歸朝廷乃錄郡

縣戶口啟密自上致高祖喜爲純臣區區一賊虜耳無尺寸
功遽爾封爵賜姓功名固以詐得之也及密以謀反伏誅乃
請收葬爲服纓經眞乎僞乎俄復陷於竇建德三年始自拔
來歸從秦王平建德俘世充破劉黑闥徐圓朗復有拔壽陽
攻江西賊壁功突厥之役所謀與衛公合因成大勳守并州
十六年以威肅聞復有青山之績召輔東宮旋從征高麗功
稱最繼復爲詹事帝謂可託大事至翦須以療其疾因有屬
幼孤之命曰公昔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因感涕嚙指流血嘻
其可信耶帝疾謂太子曰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

追高宗欲立武昭儀召與計之稱疾不至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密訪之告以中止顧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唐室之禍肇於一言不負李密竟負太宗矣焉有老成重望受國深恩乃甘爲邪佞之人希榮固寵身後喪以忠孝謚以貞武其亦安能無媿哉英公一生善於用詐割股肉以陷死友燎須爲病姊煮粥皆此類也雖用兵多算善於相人亦其權術智數大過乎人之處故以山東田夫位三公年踰八十垂死之日告其弟曰母命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吁掘冢暴骨之日鬼而有知應自悔不如房杜已

書郭元振傳後

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守邊將帥能知此
意而操縱得宜寓戰於守尙何有邊患哉讀元振疏洞中虜
情開口卽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已扼其要彼索四鎮十姓
之地吾則索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所以杜欽陵之口而堅其
和洵制御之勝算也又以吐蕃僂徭戍請歲發和親使以爲
離間之漸吐蕃君臣果中計而贊婆等來降嗣以吐蕃寇涼
州邊遽至武后輟洛城門之宴拜元振爲都督至則置和戎
城白亭軍以制東要路州境初纔四百里元振則拓地千五

百里無虜憂甘州復佐以李刺史屯田治涼五稔夷夏畏慕
令行禁止河西諸部置生祠揭碑頌德守邊固莫善於此已
嗣烏質勒款塞願和會大雨雪卽牙帳與計事屹立不動至
夕老曾拜伏竟以寒死計亦甚毒其子娑葛謀勒兵以襲解
琬勸元振夜遁他人處此度無不皇皇者乃堅臥營中明日
則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不意其來竟不敢逼揚言迎衛至
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娑葛感其義而更有所
獻待虜人固不得不爾也關隘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關隘
兵弱不支則請追入宿衛徙部落於瓜沙而周以悌以危言

動之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而爲畫發兵導吐蕃立可汗
招十姓蒐鎧馬復讐之策闕噉從其謀下于闐而遣人間道
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元振知之疏奏不省楚客等因
如所請以牛師獎代元振召吐蕃擊娑葛其使娑臘知楚客
謀馳報之娑葛怒卽發兵禽闕噉殺師獎陷安西而四鎮路
絕時元振屯疏勒兀未動楚客復表以悌代之且以阿史那
獻爲十姓可汗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白其冤請斬楚客
元振奏其狀楚客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
聞道奏乞留定西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

葛奸人之計不行亦云幸矣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曾長虜
面哭送玉門關去涼州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以迎元振安
邊之功烏可沒哉迨至爲相元宗之誅太平公主也獨總兵
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夕乃休進封代國乃以講武驪山軍
容不整將寘之法幸劉張扣馬以諫赦死流新州至開元初
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嗚呼守邊將帥如元振者誠不數數
觀而自其爲太學生以錢四十萬助五世未葬者及年十八
舉進士爲通泉尉盜鑄掠賣餉遺賓客任俠不拘小節已知
其雄邁非常正不獨寶劍篇流傳萬口也

書傳奕傳後

青山白雲人以醉死死之日自爲誌異哉遺言教子習六經
名教之言而戒其勿爲妖胡之法蓋自武德間上疏詆浮圖
折蕭瑀之議又上十二論痛切言之高祖遂下詔沙汰僧道
能闢異端洵爲有道之士雖孺兒幻夫怵以地獄夫豈畏哉
顧史稱其善數而自言學不可傳又注老子并集魏晉以來
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旣闢佛復宗老子烏得爲儒者耶觀
其初事漢王熒惑之對得免於難高祖時爲扶風太守禮之
故卽位卽拜爲太史丞庾儉恥以術宦薦奕自代而奕乃數

排毀之儉不爲恨人多仁儉罪奕奕固非是至建議變更隋制易煩爲簡獨與張道源同其說公卿舉不謂然沮訾不行奕之說亦未必盡謬也太白臚秦秦王當有天下奕之占天信有奇驗太宗賜食詔以自今毋有所諱則亦不復言矣若奕者身事二朝本不足取獨取其先昌黎而闢佛也

書婁師德傳後

紅抹額應猛士之募衣皮袴任屯田之勞赤嶺白澗旣著戰功鳳閣鸞臺復膺上選台輔器乃出於將帥才雖素羅汗山小有挫衄一蹶卽起不足爲宗仁病吾意其身長八尺方口

博膺是偉男子是大英雄而不知其卽樂爲田舍子與唾面
自乾之盛德長者也夫宗仁第進士而嫻於軍旅才兼文武
度量深沈能奮發於疆場顧遜讓於廟廊此豈他人所能跂
及耶厥弟之官教以耐事選者閱簿誑曰墨污其最不可及
者薦狄梁公而不使之知迨梁公擠合外使武后覺而問梁
公梁公但云爲將謹守而不以爲賢不以爲知人武后出其
奏乃慙己之遠不逮婁公史第稱其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
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而
其所設施未著於篇噫卽此休休有容之度非所謂一个臣

也歟而又能勇於不敢則尤戛戛乎難之

書張說傳後

德難於才晚節難於始進雖通今博古之儒而不免有保位容身之念夫乃歎燕公尙文弗如曲江尙直也溯其在則天朝辨古無姓郎善校書諫后遣暑職思補闕迨擢鳳閣舍人諸張譖魏元忠下獄賂以美官使爲之證固已許之若非廣平教以不可黨邪害正當思努力爲萬代瞻仰劉左史復戒曰無污青史則美官可得而名節埽地矣嶺南之竄相業固基於此哉在中宗朝母喪固請終制不染衰俗天下高之在

睿宗朝決東都黨獄一昔而罪人得無所誣誤帝信術家言
獨以爲護人謀動東宮請命太子監國以破奸膽塞蜚禍可
謂敢言有識也元宗卽位太平弄權不附蕭崔致罷政事而
有佩刀之獻鐵中錚錚誰能摧折耶乃撥寒疏外他無建白
又乏有容之量疾元之而命姜皎進言帝則直斥其欺紫微
入相申款岐王巧於報復招謗左遷蓋至是而氣節爲之一
變焉以五君詠博忠譽之譽以戎服入朝獲軍中修史之榮
而野馬黃羊甘於見危致命持節輕騎九姓遂安合河有功
羌胡胥輯再入中書蓋酬庸之典也節度朔方復有木槩山

之捷俘獲甚眾願請罷府兵募充宿衛而曠騎以興輕變成
法何嘗盡善勸祠后土倡議封禪巧於迎合寵眷日隆撰頌
泰山鋪張助業所謂朝廷大述作其在斯乎升山執事皆引
所厚眾怨其專他可知已至於沮勸農使之擾抑吏部十銓
之法頗爲能持大體而招崔李醜慘之誣當金吾圍第兄則
刑耳列冤已則蓬首垢面而借重於中官之一言幸從薄譴
斯時卽決然引退已無補於桑榆願猶戀棧不去復有疾邪
篇巧文誣毀因而再罷吐蕃和議逆知君奭必敗鬪羊之上大
有深心瓜州失守三入爲相燕公之能結主知屢蹶屢起良

由昔在東宮秘謀密計贊襄之力居多矧鴻辭巨筆足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史曰尙文文孰與之抗哉然而才優德絀嘉其始進之甚正彌惜其晚節之不終也

書杜黃裳傳後

憲宗討蜀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律設張赫然爲中興之主孰啟之乎曰杜邠公自其佐郭子儀卽立破李懷光之陰謀制諸將之驕很卓卓已有所表見入爲臺官十暮不遷表延齡惡之故偃蹇乃爾遷太常卿不過王叔文之門可謂強項請太子監國而其壻譏其始得一官遽開口議怒曰吾受

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校稜風骨洵足以表率百僚也建議
裁制藩鎮奏罷中人監軍謂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誠
得爲政要領史稱其達權變有主佐大略卽此二端夫豈淺
見寡識者所能道耶負經濟之才抱雅澹之性而疏節闊目
流品溷淆頗通饋謝未能潔白坐是爲相不久出之河中身
後尙蒙惡名謂高崇文實以賄舉按故吏及其子皆辭服帝
念舊功流吳憑而赦杜載是亦善善從長之意也不以一眚
掩其大德吾於邠公烏能無恕辭

善陸贄傳後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宣公自言之亦惟宣公能之耳漢
之賈誼無其肫懇詳盡唐之魏徵遜其周密切至不爲迂闊
之論不作憤激之談不逞便捷之才不蹈空疏之弊言形勢
則切中事機陳治道則確有本源劾邪佞則洞見幽隱本乎
仁義根乎學問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奏議數十百篇純粹完
善千古一人而已少年成進士張刺史與訂忘年交卻百萬
錢受茶一串其清介已可想見說黜陟使以五術八計三科
四賦六德五要雖治天下何以易此耶洎爲內相首策兵事
緩急重輕瞭如指掌帝顧不納所言皆效從狩奉天書詔日

數百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宣公則沛然有餘斯誠大手筆也德宗引咎而曰致寇者乃羣臣意指盧杞等而曰厄運恐不在人因上書極言之問事切於今者則勸使羣臣參日言得失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而謂雷同道聽非朕之倦則切諫之賊未平而信術家言欲改元則力言其不可幸而見納署瓊林大盈庫則勸其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悟而卽撤奏宜有以制懷光許晟移軍而猶豫不決懷光果奪兩節度兵震驚行在獻瓜果者將試以官則曰實利虛名兩者必須相副未可輕試大哉言乎自是請寬楚琳罪以通歸塗

止定難功臣號以安戰士阻下訪奔亡內人詔以審先後率
皆能持大體無所避忌夫劉姜下材乃以單言暫謀遂躋台
宰而孤立一意者反爲權倖沮短還京但爲中書舍人胡儂
蹇若是耶詔遣中人迎其母韋俄以喪解官又詔中人護父
柩至自吳會葬眷遇非不渥也天下屬以爲相而爲寶參所
忌解內職亦數言參罪失蓋以直報怨理固宜然參黜甫得
入相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初許之或
言所引無實才復詔自擇奏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
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嗣請變通選法三分內外員天下便

之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歷數防秋之弊析而爲
三以致八利而去六失愛重其言顧亦不從薦李巽代班宏
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斥其僻戾躁妄不聽苦諫不懌竟以
此罷延齡百緒譏短幾罹不測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
州後稍思之諭旨慰勞韋舉請代領劍南銜之不與順宗召
還詔未至而卒後之論者以爲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况
宰相乎又謂騏驥與鶩駘並駕早宜引退何待貶逐而後去
哉嗚呼是皆不知宣公者也以精忠厚德之人危難從君諫
行言聽及禍亂已平酬庸秉國則惟有竭盡誠悃以報朝廷

書高駢傳後

落鵬侍御爲南平王孫幼頗修飭折節爲文學經經譚泊道
初成長武數用奇殺獲甚多徙屯秦州取河渭定鳳林關嗣
拔安南先爲李維周所忌有峰州之捷顧劾其玩敵不進而
匿捷書不奏命王晏權往代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蠻
帥段酋遷首至京師厥功甚偉築安南城開天威道爲馬援
所不能治泊徙劍南蠻攻雅州聞其至亟解去驛信送贄子
入朝約不敢寇顧罷突將月稟餐錢而厚於團練兵突將亂
乘門以入匿於園求不得盡府庫方實削軍稟以自養故亂

監軍取役夫數百名俾叛卒斬以洩忿乃定徐自圍出以金帛賞士悉還衣稟然密籍姓名夜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貸投尸於江又丸戍還者之名貯器中不懾則探十探五決之其親吏諫則投丸池中吁殘忍乃若是耶再徙荆南有戰功黃巢陷廣州建策分道進兵而卒不行俄徙淮南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天子倚以爲重張潁詐降龔巢巢以金陷潁可歸命駢許爲求節度欲專其功奏賊已破卽詔班師巢知兵器則絕駢請戰擊殺潁遂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帥鐸諫將出師呂用之畏帥鐸有功乃教以觀釁求福則

入其計託疾不出跋扈偃蹇首鼠兩端唐之方鎮大率類此也曹全畏戰不利駢兵終不出遣使者促討賊寇蓋相望兩京旋陷猶冀其立功詔許墨制除官並屢晉秩會二雉雒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惡之乃悉兵出營東塘欲與浙西周寶連和有謂彼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因而構釁託以寶及劉漢宏將爲不利乃還師帝知駢無出兵意封以渤海郡王解其兵柄利權則攘袂大詆上書謾言帝怒下詔切責會賊平聞之縮氣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又有諸葛殷張守一爲之羽翼造迎仙樓獻北帝劍以計殺俞公楚姚歸禮

並從子瀆襄王熅之亂駢上書勸進復假以兵柄利權以用
之節度嶺南駢人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禮與駢均
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用之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緝之紹爲
昇天事不克畢師鐸爲駢所信任厚啖以利不肯附其成高
郵也倚張神劍爲援見宿將多以讒死而用之益加禮愈恐
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用之亦慮其變亟請罷屯其母密
遣使去駢子亦遣使屬其爲備因結鄭漢璋往詰神劍神劍
割背與畢鄭盟推師鐸爲大丞相謀誅用之等旣而中悔請
按軍高郵至是駢始覺用之之誕責其御下無方面所遣奉

書之許哉又爲師鐸所殺以甲士入謁駢匿內寢少選出叱之爲反用之始與駢貳駢則遣古鏗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願以妻子爲質用之出奔師鐸入見駢於延和閣待之如賓署爲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愛將申及說駢夜出發諸鎮兵以刷大恥恆快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欲迎秦彥或止之駢囚南第蓋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皆爲亂兵所剽徙駢東第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復入囚署子弟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時用之奔天長楊行密兵亦次天長用之歸神劍彥來自稱節度使而以師

鐸爲行軍司馬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彥兵大敗大
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得金不戰去行密以計破師鐸兵駢久
囚拘徹闌楯爲薪煮革帶以食師鐸用女巫言命陳贛等往
殺之行密舉軍縞素而祭獨用之縷服哭三日後詐行密曰
庶下瘞金五千斤掘地但得銅人身桎梏釘其口刻駢姓名
於背蓋用以蠱厭者行密責其罪並張守一斬於三橋而彥
師鐸漢璋皆爲孫孺所殺孺又襲取揚州嗟乎駢自謂予巖
立功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耶夫
背叛之徒乃欲長生文學之儒轉而嗜殺天道好還故假手

於九華山方士以離其黨而降之殃也

書和凝傳後

魯公身仕五朝是長樂老一流人物原無足取取其爲主司能得人一屏浮薄諛譁之習而性又樂善好稱道後進頗有乃父傾貲結客之風且文章以多爲富自鏤板行世雖識者非之究無傷於風雅也賀瓌爲其婦翁胡柳之戰相從不夫射殺一騎得免於難因目爲志義之士後必富貴戒諸子謹事之而妻以女奈何富貴後頓忘志義耶仕晉時署門不通賓客而張誼致書以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安身爲便

如負國何奇其言遂薦除左拾遺信乎有過人之度也高祖幸鄴安從進反迹已見曰先人者所以奪人請爲宣勛十餘通授鄭王以備不虞果如所言有花山之捷從進敗走可謂忠於晉已而拜太子太傅在漢高祖時贈侍中又在柴世宗時顧人皆譏瀛王不及魯公殆以望重棘闈譽崇衣鉢遂不得而略其名節而有恕辭歟

書徐鉉徐錯傳後

二徐才過二陸精於小學均爲浚長功臣鼎臣依阿時旨增新附字於原書間有刪節字楚金則謹守舊文引申推闡於

許義多所發明兄弗如弟也鼎臣由南唐入宋官至左常侍
壽七十六楚金在南唐官終內史舍人以鼎臣使宋憂懼而
卒年才五十五又弗如兄也吾則以爲鼎臣乃南唐吏部尙
書非卑官末秩使於宋遂仕於宋史稱其簡淡寡欲質直無
矯飾豈定評歟若楚金爲兄憂懼致損其年尙不失臣子之
道兄能無媿於弟歟李煜秋月篇直是寒士語太祖微時華
山醉吟已有開國景象安得不令鼎臣驚服雖曰良禽擇木
而棲然曩日忝長六官爲乞緩兵遠持使節頓忘恩遇覲顏
以事二姓再醮不貞夫亦難乎其爲兄矣

書韓熙載傳後

韓夫子能知趙點檢顧視不常又能知五星連珠於奎爲中國太平之符其識見固自不凡初爲後唐進士名聞京洛遭家難奔吳歷三州從事更仕南唐改吉凶儀禮廟號建議易宗爲祖頗合大體顧爲齊邱延己所忌不得顯位遂以嬾慢闕朝直而罷齊邱之黨福州師敗請寘於法益中其忌貶爲司馬久之復內召請鑄鐵錢以權國用旋充鑄錢使而錢貨益輕不勝其弊雖悔無及已夫以才氣俊逸機用周敏之人顧賦性高簡無所卑屈被遣逐而不改其節而爲文則大言

自負載金帛以來者輒持碑版以去門牆不峻聲妓滿前帷
薄之差坐失台鼎文人無行一至於斯良可嘸也猶幸梅頂
岡邊謝安墓側死作平章之鬼虛叨身後之榮叔言有知竊
恐倍增於邑爾

書趙普傳後

宋名臣以中令爲冠論者非之夫以中令爲開國功臣則可
烏得謂之名臣哉陳橋預謀君臣實以詐始宋之取天下也
不得其正故其爲相者亦不過深沈有岸谷之人倚如左右
手而自謂以半部論語定天下半部論語致太平大言不慙

貽笑千古吁可鄙也人謂其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
遲幽冀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
書固已獨謂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吾不云然太后
但私其子不顧其孫欲太祖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
昭此則萬不能行之事一朝亂命致異日骨肉摧殘斯時太
祖不敢違母后之訓而中令在側亦默無一言蓋胸有成竹
已預爲再相地步所謂社稷臣乃若是耶既能自任天下之
事而願眦睚必報屢言微時所不足者太祖曰若塵埃中可
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相度不如帝德尙敢言乎開

寶六年以專招忌海物充廡大木入市蔬園易其隙地邸店
營夫利藪鼎鑄有耳威震桂斧押班分奏謗騰瓦壺幾幾乎
一蹶不振也觀其河陽上表獨惓惓於皇帝開封尹而封表
藏諸宮中太祖爲其所詐太宗復爲其所愚而囚之夤緣樞
軸以察姦變遂有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之對天理滅而
人道絕喪心害理一至於此無非患得患失竟爾陷君不義
迨出軍武勝作餞長春顧以賜詩刊石朽骨銘恩乞憐衰暮
使帝動容嘉其有功國家甫及四年復拜侍中特許午時歸
第非常寵遇而飾終之典尤爲異數且得配享廟廷千古巧

官蓋罕有其匹哉

書曹彬傳後

周之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匡牀入宋則能保功名守法度爲良將第一雖不免大節有虧然其勳業赫赫在人耳目而又清介廉謹仁敬和厚位兼將相不伐不矜武惠之德實優於忠獻也伐蜀之役諸將屠戮獨申合戒戢多取子女玉帛武惠橐中則惟圖書衣衾復辭不受賞伐江南之役金陵垂克忽稱疾曰吾疾非藥石能愈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慈祥

召福宜乎女孫作后胙土三王父子銘勳割牲二廟也嗣以
弭德昭所誣罷鎮太平軍旬餘悟其譖待之加厚獨幽州之
役連下州縣退軍援餉違詔失律致爲契丹所躡而敗殊爲
失算乃貶責不踰年復起逮事眞宗壽踰六秩史稱其在朝
未嘗忤旨罕言人過伐二大國秋毫無取遇士大夫於塗必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均給宗族無
餘積從可知遠大之器度量過人當其左手持干戈右手持
俎豆時晬盤兆瑞迥異凡兒早決爲曹家英物也

書潘美傳後

仲詢與曹國華同謚武惠同配享廟廷女孫同爲帝后而其
先仕周則同補供奉官同爲引進使藝祖遇之素厚與國華
之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者獨不相似及受禪命先往
見執政諭旨中外斯所謂識時務之豪傑也初監袁彥軍單
騎往諭彥遂入朝上喜其不殺能令來歸機警之人故足以
化凶險繼從丁德裕克郴州窮其巢穴多所殺獲其征嶺南
也克賀州下昭桂連二城拔韶州劉鋹遣使求通好復奉表乞
降諭以上意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降不降則死
不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令部送赴闕而鋹復遣弟保

興拒戰兵十五萬堅壁以待則遣丁夫千人持二炬火其柵擊以銳師長驅而入擒張送京師萬全之策迅奏膚公可謂壯哉征江南則爲國華之副藝祖授劍時仲詢失色知其仁厚不及國華也秦淮舟楫未具不肯爲衣帶水所陷麾眾競涉敵檻來爭浮梁又麾兵奮擊自居北砦圖形勢以上詔速成深溝以防夜攻果得大捷自是屢戰屢捷進薄金陵率精銳短兵接戰晨夜急攻百道俱進遂平金陵以大將材提驍果數萬期於必克所言洵不誣也嗣征太原築長連城以平并州征范陽旋留屯三交以捍北邊潛師襲取固軍地邊患

甫息巡代州大破遼兵所在戰功迭著乃陳家谷之役王侁
忌楊無敵而以見敵逗撓激之轉戰至於敗亡仲詢爲主將
而不能制一王侁朝廷降責烏能辭其咎耶要之仲詢下國
華一等其剽悍勇往固亦虎臣之矯矯者而猶幸有主刀吏
潛緩其怒不至濫刑也

書杜衍傳後

邢公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而壽至八十非
有攝生之術也其節剛峻其性清介不戀名位不殖私產故
得於天者獨厚也當其篤學厲操以進士起家初任於外有

卓異之旌鳳翔二州民邀之境上屢折潞州冤獄又雪石州
王繼昇連蕃族謀變之誣抵告者罪覆正甯化軍守將鞠人
死罪非實復辨揚州冤獄古所謂循吏不是過也治狀班班
可考內擢未幾尋轉外合河北乏軍資不增賦而用足入爲
學士願求外知天雄軍謹密清整而不以威刑公之爲治固
本乎學問已其官御史中丞也奏中書樞密宜迭召見便殿
賜坐以極獻可替否議常平法當禁爭糴以裕公糴出官帑
以助母錢判吏部銓悉自予奪吏不能受賕出縮爲奸聲動
京師不次遷擢迨以刑部侍郎知永興民方苦用兵調發則

爲之區處計畫寬其期會俾次第納輸比他州省過半召權
開封則貴近斂迹材大者殆無施不可耶其副樞密也以議
攻守不合求罷出徙河東俄拜樞密觀其封還內降至數十
帝語歐陽修曰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而止者更多於所封
還也嗚呼卽此一端可以覘相業矣范仲淹嘗父事公以在
帝前爭議出兵公力言不可范有詆語未嘗恨之更著休休
之度請勿納契丹之壻尤爲能持大體薦引賢士推獎後進
而不見悅於僥倖之小人左右富范以沮言者之攻致王拱
辰之黨劾其壻因以危公而丁度草制遂目爲朋比蓋亦以

私憾銜之非公論也罷相以後第室卑陋出入簡素烏帽綈袍而不肯爲居士服以竊高名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憂喜輒形於色詔陪祀明堂有司敦遣就道則稱疾固辭公之知止知足洵可取法焉戒于忠孝而斂悉從儉其遺疏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早建儲副以安人心彌留之際惓惓朝廷而語不及私謚曰正獻公真無愧哉

書富弼傳後

嗚呼千古良使臣鄭公而外尙有幾耶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明知爲呂夷簡所傾陷而毅然請行且不受官爵之賂舉

朝危之雖廬陵亦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不報豈惟仁宗動色卽今日讀史者至此亦罔不爲之動色也蕭英託疾不拜以片言折之彼卽帖然因開懷與語俾之感悅直以情告謂所欲者可從則從不則以一事塞之蓋未至虜廷胸中早有成算探來使之意以聞於上此豈鹵莽者所能辦耶朝廷旣許增幣和親在使臣恪遵中旨與之定約卽可謂不辱君命矣乃契丹主堅欲求地懾以用兵則爲指陳其禍劉六符又有十縣之請力持不可契丹主召與同獵復以爲言則謂北朝以得地爲榮南朝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

榮一辱契丹主聞言而悟乃議結婚則又卻之竟有俟卿再
至常擇其一受之之語試問他使臣孰則明目張膽若斯之
奮不顧身歟反命復使持二議及誓書往啓視與口傳不同
馳還爭之語侵夷簡兼及婦翁目爲奸邪抑何戇哉卒易書
行至則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可見朝議之餒不及公言之決
也獻納二字至以死爭聲色俱厲知不可奪復與六符來奏
彼氣已折可以勿許乃用婦翁之議竟與納字是役也始受
命一女卒再受命子生皆不願擢翰林學士又懇辭言增幣
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敢受賞乎向使仁宗信

公之言不與納字則國體益尊邊患永息而惜乎婦翁之不
及女夫也迨命主北事上當世之務及安邊策大略以進賢
退不肯止僥倖去宿弊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固
皆本計非別有富强之術也元昊不稱臣則卻之疑二邊同
謀思爲之備則止之操縱得宜從容鎮靜功不在韓范下其
他相業可無論也公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曰小人
惟喜生事願深燭其姦無使有悔又曰新法臣所不曉不可
以治郡乞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皆切中時弊可以爲天
下後世法願當軸者三復斯言而使臣必如鄭公乃克副其

二失車之不可
選噫不不得而見之矣

書張詠傳後

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惟於
名利澹然無情方解作此語顧以方面自任而教萊公讀霍
光傳則其政事之密學問之純已可概見是乖崖亦何嘗違
俗絕物哉夫以慷慨任氣不拘小節好大言未嘗下人之人
一旦臨民則又無事不了紆朝廷西顧之憂少時卽思歸隱
而希夷有待君救火之喻誠知其好退而恥於奔競且遇事
不畏三難也蓋所行與所言固相符也崇陽拔茶植桑若逆

料茶之將權而爲民興利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又所以卹民
之力強幹旣達於九重摧辱莫加夫主帥小人輕上天子改
容稱職銀臺有才而兼有識焉其初知益州也直李順之亂
聽民以米易鹽而屯兵足食擁兵玩寇者則加以激勉盛爲
供張俾奮行深入而以捷聞軍儲已充糧運可罷前日齊民
爲賊今茲化賊爲民兵燹之後修學校舉人材平獄訟定園
法而尤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恩威並用斯畏斯愛嗣復內
遷臺省彈丞相大僚齋會酒失頗著風骨俄知杭州寬私巇
之禁以活饑饉託妻父之智以申明斷夫亦無異治蜀也改

知永興未久再徙劍南民皆鼓舞相慶列上治狀優詔褒美
歸朝復掌三班以腦瘍求知小郡多其時望俾領并州內擢
尙書出司安撫旋得代還抗論丁謂王欽若請誅之以謝天
下章凡三上忠讜之節至死不渝嗚呼難矣觀傳外所紀討
劉玠絕無濫賞人懷反側大閱嵩呼亦下馬東望三呼眾心
乃定韓魏公聞之以爲琦亦不敢措置則不惟深得守官要
法而其沈幾觀變更有出乎戒民集之外者無怪東坡爲其
部民猶殷殷尸祝也